

## 棺材內裝自己也不掉淚

陳玉峯

古老的城隍廟屬陰，甫進廟門頓時籠罩在陰曹地府的氣氛中，一抬頭猛見橫匾上書題斗大三個字：「爾來了」！模仿人死後的造境不喻自明。跨入第二殿，牛頭馬面審判者及諸多刑具伺候，十殿司法執法慘狀歷歷在目，見者無不心驚，再一抬頭，橫樑上三大字：「悔者遲」。在人們篤信道德力、因果輪迴報應的時代，這套「你來了！後悔太慢了！」具有莫大的教化警惕之功，因而俗諺有「不見棺材不掉淚」，用以痛罵執迷不悟的冥頑分子。

然而，曾幾何時，勇敢的台灣人已蛻變為「棺材內裝自己也不落淚」矣！君不見瑞伯、芭比絲颶風入不入境，台灣地土都肝腸俱裂，而洪水中運搬棺材顛仆落地的慘狀，竟也喚不醒政府當權，依然縱容公家機構公然、「合法」砍伐台灣殘存最後的檜木林，相對的，人民長期濫墾、濫伐也從未遲緩。

賀伯災變贏來錯誤百出的「全民造林」；瑞伯、芭比絲換得法務部長山坡地濫墾大查緝，真希望這波「決心」至少得持續十年，而非歷任行政院長的檳榔、茶園、山葵、高冷蔬果三不政策！98年11月5日，嘉義地檢署出動查緝阿里山公路沿線，隔日媒體巨幅報導，看在我眼裡則滿腹扼腕。1991~1993年我們發動農林土地關懷與預警，針對阿里山、新中橫公路，依據筆者觀察記錄十餘年的資料，預測恐怖的災難即將到來，且估算出茶農每淨賺一塊錢，台灣社會要付出37~44元的社會成本，因而環保團體舉行封山儀式，呼籲政府急速處置，奈何李總統對山葵等見解，「上下都利用」、「山坡地很完好」，在民代關說下，絕大部分的查緝無疾而終。三年後賀伯災變，證實筆者對社會成本的評估低估了數倍。

日昨翡翠雜誌記者來電，要我針對珍古德再度來訪，李總統贈其百萬元表達反面看法，因為所有媒體僅見歌功頌德一面倒言論，基於民間環保、保育團體立場有何感受。筆者原本沒有感受，經其一問，始認真思考。原本環保、保育皆屬資源、能源的分配（allocation）問題，政治則

是權力、資源的分配問題，捨政治無由談保育、環保；而珍古德本身的致力研究、信仰實踐，至少媒體所介紹，皆是值得肯定、效法者。然而，李總統及官方系統的禮遇，撇開政治宣傳效應，也無啥不妥，只是，易讓國人思考，十多年來國內真誠肺腑之言、運動調查苦行的諸多環保、保育人士，李總統或政府系統做了何等關切與回應？除了文過飾非、刻意打壓之外，對台灣生界做了何等「功德」？較之贈送南非喀魯閣國家公園直升機，國內民間保育人士只享受官僚的鄙視與敵對，這款「保益」做的也未免太粗糙、太低級、太現實？！

多年來台灣的「保益」變本加厲，官方培植或收編的團體早已坐大為美麗花瓶，競相爭奇鬥豔，但自然生態系的淪亡卻日益惡化，無人正視或面對，歷來悲劇只換得鋸箭療傷，養肥了一堆利益收割者或腐食者，國土規劃始終在冷氣房內，由一票既得利益者隔靴搔癢、自彈自唱，絲毫不肯真正下鄉，徹查所有現實困境與龐雜問題，保育精義終究得建立在民間文化價值或倫理觀念，既得利益者卻始終寄生在問題之上任其腐解以收割。我們在田野調查所見、所聞、所思，轉變為文章示警、建言、運動，從來都是狗吠火車，試問官僚除了否定之外，可曾稍加檢討省思？！當局若是重視珍古德，總該正視國內的「真古德」，更應誠心關切水深火熱的自然生靈吧？！

台灣文化史上從來都是有什麼樣政權塑造什麼樣的人民，如何從自然形成的土地倫理出發，才有可能緩慢的扭轉惡化，偏偏這世紀卻是自然生界淪亡的最劇烈時期，更且自然生態系的破壞或復健，其效應皆存有延展數十年、百年甚或更長久的時差，今人早已養成急躁無耐心的時代個性，亦即無定性的近利價值觀，歷來我們查訪民間的感受，老一輩往往感嘆今不如昔卻又無力回天，中生代沈默而待價而沽，新生代汨汨滅頂於物慾橫流，價值美感極端膚淺，也就是說，代溝強化了此等文化缺陷；最讓我深憂者，新生代的救贖性格亦每況愈下，因而有採訪者每問我生態系或生態問題「有沒有救」，我往往殘酷的回答「沒有」！

然而，身在此間、心在此土，我們沒有任何一絲絕望的權利，既然在棺材內裝自己也不掉淚，總得從棺材內站起來，重新改造，否則時代的靈魂永遠不得安寧！